

李零著

人往低处走

《老子》天下第一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B223.1/6

2008

我们的经典

李零著

人注低處走



《老子》天下第一

Copyright ©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简体字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往低处走：《老子》天下第一 / 李零著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8.3 (2008.6 重印)
(我们的经典)
ISBN 978-7-108-02901-0

I. 人… II. 李… III. ①道家 ②老子—通俗读物
IV. B223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12063 号

责任编辑 孙晓林

装帧设计 宁成春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2008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开 本 720 毫米 × 880 毫米 1 / 16 印张 19

字 数 204 千字

印 数 25,001 — 35,000 册

定 价 28.00 元

自序

我对《老子》的兴趣，萌发比较早，持续比较长。回想一下，第一次接触《老子》，在什么时候？我记得，是在高中一年级。

初中三年，后两年，特别是最后一年，我的兴趣是背古诗，梦想学会写古诗，还有一手好文章。十五六岁，我犯了错误，在闭门思过，不是躲在家里，而是躲在心里，我和我——从前的我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上了高中，和我一起作诗的朋友不再和我来往。他读过斯诺写的毛主席的生平，雄心壮志不能已，他说，他要争取入团，不愿与我伍，继续消极无为，堕落下去。

有一天，我的另一个朋友，非常淘气，其淘不让于我的张木生（现在是领导干部），多日不见，在路上撞见。我问他在干什么？他手执一卷书，居然说，他在读哲学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他挑衅地问，你懂哲学吗？诡秘的笑，挂在嘴角。

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响了很久。

我不服。

从此，我开始偷偷寻找一切带“哲学”二字的书，希望拿出点证明给他看。哲学，当然特外国，但中国的东西也不能少。当时我更好古。

我在暗地里使劲儿，包括读《老子》。我是把它当哲学书。

那阵儿，我记得，围绕《老子》，关锋和任继愈在吵架，关同志的气好像更粗。

插队期间，有段时间，我也迷哲学，甚至发过愿，要学德语。

有年冬天，我的朋友肖漫子带我去看杨一之，我向杨先生请教，居然提出要求，我想跟他学德语。他答应了，定下日期。

可是，糟糕的是，我跟别人打篮球，打得昏头昏脑，居然把日子给忘了。想起来，实在不好意思。那时谁家都没电话。我连个道歉都没说，也不敢登门去说。

那阵儿，有个年轻人，陈嘉映，倒是在攻哲学，而且好像学了德语，很多年后，风入松开张，我们又见面。当年，我去过他家，希望与他亲近。

我记得，他们兄弟几个，敢在楼顶四边的短墙上走路。

后来，他成了哲学家，我和哲学无缘。

不过，《老子》还是留在了我的心中。插队的时候，我读过一点研究《老子》的书，印象最深有四本，其中三本还在我的书架上，一本是高亨的《老子正诂》，一本是马叙伦的《老子校诂》，一本是任继愈的《老子今译》，还有一本是王重民的《老子

考》。最后一本，我是跟别人借的。

比如，“‘牝’是一切动物的母性生殖器官。‘玄牝’是象征着深远的、看不见的生产万物的生殖器官”，就是任先生所明示，我牢牢记在心里。此书有修订版，最新版叫《老子绎读》，上面还有这段话。

朱熹的暗示，牝是有个窟窿就可以插棍的东西，比如门闩和门闩孔，钥匙和锁子眼，就是这种关系，我也是听任先生讲。

1973年，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本《老子》，对我很重要。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，比银雀山汉简《孙子兵法》小，比其他书大。

我没见过高亨，见过池曦朝。他们讨论《道经》、《德经》孰先孰后的文章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这个问题，一直有争论。

还有，翟青的文章，《〈老子〉是一部兵书》，据说是传达毛主席的意思，也是跟着这一发现才登出来。《老子》是不是兵书，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。

那时的人并不傻，傻的是政治气氛，跟政治跑的气氛。

当时的学术骨干，现在也是学术骨干，而且是元老。

研究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，高明老师是我的好老师。他的《帛书老子校注》，是替我们读书。读他的书，可以省去很多翻检之劳，留下工夫去思考。

1998年，郭店楚简《老子》发表，我参加过最初的讨论，包

括达特茅斯会议、达园宾馆会议。我的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就是参加讨论的结果，其中也包括《老子》。

我是学古文字的。文字考订，对我来说，是最基础的东西，但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我更关心的是思想内容。

我不同意，郭店楚简的儒书证明了宋明道统，它们都是子思学派的著作。

我也不同意，郭店楚简《老子》证明了儒、道原来是一家。

《老子》是我非常喜欢的书。我喜欢它睿智深刻，篇幅很短，意境很深，特别是其消极无为、飘然出世，被庄子发挥的一面。

老子和孔子不同，精神气质，更像《微子》篇中的隐士和逸民。隐士和逸民，有三大类型，死磕、逃跑和装疯卖傻。第一类最高洁，最难学，所以没人学。要学全是后两类。读《世说新语》，读《儒林外史》，我们要知道，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一直有这种人文幻想。老子特能放下。放下的精神不属于儒家。

俗话说，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”。《老子》正好相反，它强调的是作“天下谷”、“天下溪”、“天下之牝”，甘居下流，不争上游（第28和第61章）。司马谈说，道家的特点是“去健羨，绌聪明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引《六家要指》），什么贵柔贵弱好像水呀，什么要当女人、小孩呀，全是本着这种精神。

在这方面，它是天下第一。

《老子》给人神秘感。很多人迷的就是这种神秘感（包括西方读者），但我们不必把它神秘化。

《老子》的另一面是帝王术。它也提倡复古，它也崇拜圣人，它也主张愚民，念念不忘天下。愚民的伎俩更狡猾，也更高明。它的“道”，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。韩非迷的是这只手。
大家别忘了。

2007年12月8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

重归古典

——兼说冯、胡异同

一

我们的经典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，不是五经，不是九经，不是四书五经，不是十三经，而是现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智慧的书。

我向读者推荐四本书：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孙子》和《周易》。

为什么我把这四本书当经典阅读的基本教材，我想讲一下我的理由。

第一，这四本书，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代表作。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。诸子百家，影响最大，是儒、道两家。《论语》是儒家的代表作，《老子》是道家的代表作。这两本书，毫无疑问是先秦思想的代表作。另外两本也很典型。古代有两门学问，一门是治国用兵，一门是数术方技。治国无经典（有也不能讲），用兵有，《孙子》是先秦兵学的代表作；数术方技，古代有个到处应用的理论，叫阴阳五行说，阴阳五行说也没有经典，只有《周易》经传，影响比较大，涉及这个理论。

第二，这四本书，年代最早，篇幅最小，《论语》约有 15000 字，长一点。《老子》、《孙子》、《周易》，都是约 5000 字的小册子（今本《孙子》在

6000字上下)。其他古书，如《管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，哪一本都比这几本大。读经典，先读年代早的小书，再读年代晚的大书，顺着读，效果最好。

第三，这四本书最富智慧。中国典籍传入欧洲，约400年，他们挑来挑去，看中的正好是这四本书，译本最多。它们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，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。

简单说，我的理由是这三点。

二

不过，我想把问题说得深一点、远一点。

我希望读者明白，这四本书，只是一个窗口。它们的背后，还有更宏大的背景。它们只是样品。

我想，没人怀疑，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学术史最灿烂辉煌的时代，肯定是先秦时代。这个时代，人才辈出、思想活跃。它和欧洲文明最伟大的古典时代一样，同样属于雅思贝斯所谓的“枢轴时代”（或译“轴心时代”），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。

我们都知道，先秦时代是子学时代，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。诸子百家平起平坐，是一种自由学术。当时，六经是装在子学的瓶子里，是子学的一部分，不像汉代，独尊儒术，只有六经最重要。汉代学术是经学时代。经学时代和子学时代不一样。儒经第一，儒子第二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成为传记），其他流派，其他流派依托的各种技术，皆不足道，或存或亡，幸存者，只能降居儒学之附庸。这不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本来面目。

欧洲的文艺复兴，是重归古典，反宗教专制，倡思想解放，不是回到中世纪。

当今侈谈文艺复兴者，正好相反，此不可不察也。^❶

研究诸子之学，有六篇材料，是骨干的东西。

●（一）《庄子·天下》

《天下》说，天下治“方术”者太多，皆以其学为不可加。《天下》所谓的“方术”是古代的技术（比后来说的“方术”宽），即上面说的算术方技和治国用兵之术。它要讲的不是这些，而是“道术”。所谓“道术”，是思想，最初，只有“邹鲁之士、搢绅先生，多能明之”。百家之学，就是从其中散出，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。

它讲“道术”，主要有六个流派：

- （1）“邹鲁之士、搢绅先生”，是儒家。
- （2）墨翟、禽滑厘，是墨家。
- （3）宋钘、尹文，是接近墨家的流派。
- （4）彭蒙、田骈、慎到，是法家。
- （5）关尹、老聃，是道家。
- （6）惠施、桓团、公孙龙，是名家。

它没提到阴阳家。

●（二）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

《非十二子》不是泛论学术史，他只批评12个人，恶其“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众”：

- （1）它嚣、魏牟，毛病是放纵情性。《天下》没提到。
- （2）陈仲、史骊，毛病是压抑情性。《天下》也没提到。
- （3）墨翟、宋钘，毛病是不讲差别。前者是墨家的鼻祖，后者和墨家

❶ 现在的复古，都是迷宗教、政治和道德，过去叫道统和治统。不是复汉学（汉今文、汉公羊，大吹康子、廖子者流），就是复宋学（程、朱、陆、王）。

有关。

(4) 惠施、邓析，毛病是喜欢诡辩。他们是名家，《天下》没提到邓析。

(5) 慎到、田骈，毛病是玩弄法律。他们是法家。

(6) 子思、孟轲，毛病是假造传统，伪托圣贤。他们是儒家。

荀子是儒家。儒家各派，他最恨子思、孟子，斥之为儒家之罪人。子张、子夏、子游的后学，他也看不上，唯一称道的，是仲尼、子弓。

这篇东西，也没提到阴阳家。

● (三)《韩非子·显学》

《显学》说，“世之显学，儒、墨也”，只讲儒、墨。先秦子学，早期，主要是儒、墨。儒分为八：

(1) 子张之儒，即子张（颛孙师）的后学。

(2) 子思之儒，即子思（孔子孙孔伋）的后学。

(3) 颜氏之儒，孔门八颜子，颜氏之儒，不一定是颜回的学生。

(4) 孟氏之儒，即孟子的后学。

(5) 漆雕氏之儒，可能是漆雕启的后学。

(6) 仲良氏之儒，即仲梁子的派别，仲梁子可能是曾子的学生。

(7) 孙氏之儒，孙氏是孙卿，这是荀子的后学。

(8) 乐正氏之儒，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的派别。

孔门七十子，子夏、子游、曾子、子张最后。子思、孟子更在七十子之后。《显学》无子夏之儒，最奇怪。上博楚简，颜回的“颜”和言游的“言”写法一样，我很怀疑，颜氏之儒，或即子游的后学。这些派别，主要是战国晚期的儒家。

墨分为三，互称“别墨”：

(1) 相里氏之墨。《天下》称为“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”。

(2) 相夫氏之墨。

- (3) 邓陵氏之墨。《天下》提到“南方之墨者，苦获、已齿、邓陵子之属”。

● (四) 刘安《淮南子·要略》

《要略》是分国叙述。它提到：

- (1) 鲁国：“儒者之学”和“墨子”。
- (2) 齐国：“管子之书”和“晏子之书”。
- (3) 韩国：“申子刑名之书”。
- (4) 秦国：“商鞅之法”。

另外，它还提到“纵横修短”之术，没说具体国家。

● (五) 司马谈《六家要指》

它有三种叙述顺序：

- (1) 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。
- (2) 儒者、墨者、法家、名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。
- (3) 阴阳、儒者、墨者、法家、名家、道家。

其中第三种是主要顺序。

司马谈是史官，学天官于唐都，受易于杨何，习道论于黄子，最重阴阳家和道家。阴阳主于术，不是思想流派，放在最前。儒、墨是显学，称儒者、墨者，有别于后三家，放在其次。法、名是术，古人叫刑名法术，放在更其次。最后是归总于道家。

● (六) 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

班固的分类是根据刘向、刘歆，他们把古书分为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、兵书、数术、方技六门。其中子书，有所谓“九流十家”。十家，可以归为两类：

- (1) 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。这六家就是司马谈的六家，但顺序不一样。西汉晚期，儒家最尊，其次是道家。当时盛行

阴阳灾异，阴阳家也有一定地位。这是最主要的三家。法、名二家，属于刑名法术之学，秦代盛，汉代臭，几乎成为酷吏的符号或代名词，排在后面。墨家则销声匿迹（《史记》无传），最后归宿是神仙家（东汉有墨子派的神仙家）。

- (2) 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。这四家，是新增。纵横家，见《要略》，是外交游说之术。杂家，是百科全书派。战国晚期，派别融合，很多思想家，都是通人。个人全能玩不下去，还有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这样的集体创作。农家，是重农派和农业技术混在一起。小说家，只是稗官野史、琐语丛谈，都不是思想流派。

班固说，九流十家，都是从古代的王官之学散出，每一家对应于一种王官，这是有名的王官说。

阅读经典，我们要知道，古人的思想分类法和学术分类法是什么样。

三

中国哲学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。这个运动，不管有什么过火之处，它的伟大成果是确立了新学的主导地位，这点不能抹杀。

五四运动，打倒孔家店，打倒的只是店，而不是孔子。孔子走下圣坛，重归诸子，意义非常大。别的不谈，光对恢复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，就有不可估量的意义。因为，没有这一步，就没有中国哲学史，更没有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。

●（一）说冯、胡异同

中国哲学史的开山鼻祖有两位先生，一位是胡适，一位是冯友兰。他们的哲学史都是中西合璧的新学术，不是传统的经学，不是传统的子学。

当时，中国文运，一如国运，兵败如山倒。百废待兴，一无所有，大家

是在中国的子学中寻找对等于西方概念的“哲学”。子学之盛，清季已然，西学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儒家独尊、死水一潭的局面，是被这种东西打破。

胡适，洋博士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身。他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卷上（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19年），是1917—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的讲义，讨论范围是先秦子学。后来，还有一本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》（上海：中国公学，1930年油印本）。

冯友兰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，1919年也负笈哥大。继胡适之后，他出版过两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（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0年）和英文本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（麦克米伦公司，1948年）。冯氏后来居上，无论在中国，还是在国外，都比胡适影响大。^①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第一篇《子学时代》，还有《中国哲学简史》的前十六章，都是讨论先秦子学。^②

冯、胡异同，值得回味。

冯、胡二人，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竞争对手。他们都留学美国，都钻故纸堆，作同样的题目。一般印象，胡适喜欢怀疑，比冯氏更美国；冯氏趋于保守，比胡适更中国。胡适捧戴东原，冯氏吹朱晦庵。冯氏解释说，这是汉、宋之别：胡适是汉学，他是宋学。其实，他们都是不中不西，不新不旧，唯激进、保守，程度不同耳。

他们有三大分歧：

- （1）诸子是否出于王官，胡说不出，冯加限定而承认。
- （2）先秦是否有六家，胡说没有，冯加限定而承认。

① 大陆批胡后，研究中哲史的，更少想起胡。

② 冯氏三史，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最后。此书是他1949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成果（如吸收《孙子》，论《老子》是否兵书），这里不讨论。

(3) 孔子和老子谁先谁后，胡说老先孔后，冯说孔先老后。

这三大问题，中国的学术界，西方的学术界，一直有争论。

● (二) 诸子出于王官吗？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六种书，六艺、诸子、诗赋是学，古人叫文学；兵书、数术、方技是术，古人叫兵书和方术。前者是人文学术，相当今天的文、史、哲，后者是古代意义上的科学（和各种迷信）。班固说，诸子出于王官，即古代政府的职能部门，这从一开始就是引起争论的话题。

中国哲学史，是西化的产物。开始搭架子，先要问什么叫哲学。哲学的概念，当然是从西方来，标准是形而上。胡适的哲学史，其实是子学，他从子学找哲学，主要是名学，但名学只是子学之一端，实难以此为范围。冯氏虽以弘扬民族哲学为号召，也一样以西方的哲学概念为绳墨，明确说明，他不讨论术。比如《孙子》，他就不收。他们的取材范围，都是狭义的诸子，重学不重术。

胡适的体系是基础，该讲的都已讲到，整个布局，粲然大备。儒家，孔、孟之间有七十子，孟、荀之间有儒家八派；墨家，有墨子、别墨；道家，有杨朱、老子、庄子。其他诸子穿插其间。这是基本框架。冯氏是在这个基础上往下做，从子学到经学，从经学到玄学，从玄学到理学，从理学奔近代，顺流而下，百川归海是归于儒，孔是思想教皇。他的三史，是直通六书，一切为尊孔做准备。书，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大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都是取胡适而代之。此公酷爱三段式，讲先秦儒家，讲先秦道家，都是三段。儒、墨、道，儒家是终结者。

胡适的布局，即使从今天看，也仍然有其长处。特别是儒家，从今天的出土材料看，讲完孔子，就是七十子，布局比较好，气魄也更宏大。胡适主张，中国哲学史，应改名叫思想史，把格局做大。冯氏关心的却是重张儒学。表面上，胡小冯大，其实相反。

现在，学者主张把中国哲学史扩大，改造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，这个想法，来自胡适。怎么改造？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我认为，关键是要吸收术。比如《孙子》，怎么没思想，怎么没哲学？阴阳五行说，是典型的自然哲学，离开数术、方技，怎么研究？我研究兵法，研究方术，就是蹚这个路。

总之，研究中国学术，我们要分清，什么是学，什么是术。即使是《诸子略》，即使是九流十家，也有这个分别。比如，诸子是否出于王官，关键就在学与术的区别。术，跟王官有对应关系，但学不同，没法对号入座。

我们不要以为，古代的诸子可以离开术。弃绝术，学就架空了。我主张以术读学，以诸子读孔子。这样才有思想史。

诸子百家，他们的技术传统是什么？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什么？这不是题外的问题。即使今天，思想和知识也是互为表里。

●（三）先秦是否有六家？

先秦是否有六家，有人说有，不但有，还有更多的家，一人一家，百家都嫌少；有人说没有，不但道家没有，法、名、阴阳也没有，一无所有。这些说法，都源自冯、胡异同。胡适说，司马谈的分类，是汉代分类，不反映先秦，先秦无六家。近年，国内如任继愈^①，国外如苏德恺^②，都重张此说，西方汉学界，很多人都坚信这一点。

我的看法是，六家不是六个思想流派，而是半学半术各三家。司马谈讲六家，不是讲汉代学术，而是讲先秦学术。六家，不能说完全没有，如来源

① 任继愈《先秦哲学无六家——读〈六家要旨〉》，收入任继愈主编《中国哲学史论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，433页。

② 苏德恺《司马谈所创造的“六家”概念》，《中国文化》第7期（1992年秋季号）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3年，134—135页；Kidder Smith, “Sima Tan and the invention of Daoism, ‘Legalism,’ et cetera,” 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62, no.1 (February 2003), pp.129–156.